

齊祥漫稿

甲集

語林叢書第一種

樂
譜
頁

四

彥
祥
漫
談

(甲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初版

彥祥漫談甲集

每冊實價八角

版權
所有

著作者 馬 彥 祥

發行者 語林叢書出版部

總發行所

天津大馬路益世報

語林叢書出版部

目錄

釋名流	（一）
希望有一個諸葛亮	（四）
革命與巫婆	（五）
大國民的態度	（八）
王麻子耳	（九）
先知先覺	（一二）
民女喊冤	（一四）
門口號一	（一六）
交卷	（一九）
勢的唯囑	（二〇）

論「戰」.....	(二二)
關於「大王」.....	(二四)
致梅蘭芳君.....	(二六)
從女招待說起.....	(三〇)
還是請媒婆出來.....	(三二)
臉的悲哀.....	(三四)
還是打吧.....	(三六)
「郵檢」有感.....	(三七)
說「死」.....	(三九)
對於「爛桃子」的建議.....	(四二)
『去者不追』與『來者不拒』.....	(四四)
論「破鞋」之說古已有之.....	(四五)

『莫做先生』	(四七)
父母官	(四八)
談「主義」	(五〇)
唯老爺是問	(五一)
釋『鋪子不是我的』	(五三)
思想正確論	(五五)
正「名」	(五七)
國術的需要	(五九)
肉感與藝術	(六一)
「地質學」有用論	(六三)
裸體	(六六)
敢死隊遇敢死隊	(六八)

變態一點好	(七〇)
捲文章的人	(七二)
罪狀之研究	(七四)
「綁匪」新解	(七七)
良心問題	(八一)
擬一九××年預言	(八二)
划船溜冰與革命	(八四)
從茶花女說到秋蘋老八	(八八)
一「鬚」之長	(九一)
憂「加薪」	(九三)
人與狗	(九五)
以此精神抗日如何？	(九八)

論武裝接收·····	(九九)
中庸的悲哀·····	(一〇二)
爲廢曆呼冤·····	(一〇四)
尙未集中乎？·····	(一〇六)
曾經有過幾役？·····	(一〇八)
男女同赴國難·····	(一〇九)
抱着女人救國·····	(一一二)
此炮比那炮如何？·····	(一一四)
剿匪與救國·····	(一一六)
「救國」一束·····	(一一九)
「貪」而不「污」·····	(一二三)
惟有骨頭改不了·····	(一二五)

擺脫以後再圖報·····	(一二七)
又要長期抵抗乎？·····	(一二九)
中國有人辯·····	(一三一)
託福國難·····	(一三六)
宋雨綢繆·····	(一三七)
因禍得福·····	(一三八)
馬上英雄·····	(一四一)
殺敵不必出關了·····	(一四二)
避免戰爭·····	(一四四)
舊事重提說古物·····	(一四六)
「局」外人的話·····	(一四八)
三全會中的兩件事·····	(一五〇)

禁娼與古物南運·····	(一五二)
連地方觀念都沒有了·····	(一五三)
算了吧！·····	(一五五)
爲古董建一議·····	(一五七)
關於蕭伯訥來華·····	(一五九)
請歡迎蕭伯訥的人注意·····	(一六三)
外長從戎？·····	(一六五)
論佛教乘飛機·····	(一六五)
「活捉東洋人」·····	(一六七)
烏盆說話·····	(一六八)
古物入醫院有感·····	(一七四)
祇有小民自己知道·····	(一七五)

「大刀運動」……………	(一七六)
我們不要支票……………	(一七八)
痛而未絕？……………	(一八〇)
支票一束……………	(一八二)
換「湯」之後……………	(一八四)
略談「美俗」……………	(一八六)
論死老虎之不但應該打而且非大打特打不可……………	(一八七)
無話不說(十四則)……………	(一八九)

捧名流

近來在報紙上常常看見名流們對於國聯報告書發表宏論，這是盛事，應該雀躍的。國難以來，上自黨國要人，下至販夫走卒，各色人等莫不蓄志想救國，但都沒有救成，看起來，實在有請名流出來的必要。

我常說，中國的專家一年多似一年，這是好現象。每年在天氣最熱，蚊子和蒼蠅大活躍的時候，專家也隨之而大批上市。所謂「專家」者，聽說是指共對於某種學問「頗有心得」之意。其中又有「大家」與「小家」（注意：此處與「閨秀」及「碧玉」之義無關）之別，大家者稱曰博士，博士，總之都是「博」「學」之士，而且各自成「家」的人。假如一年以產生五千名計，則十年可得五萬，

這數目已經是頗足以「挽狂瀾於既倒」的了。想想民國三十年時的那種「專家觸目皆是」的現象，不禁覺得前途大可樂觀，還不必急急於從事自殺。

但是不幸，二十世紀的時代愈跑愈快，等不到民國三十年時開羣英大會，國難已竟無商量地光臨了，這不免有點要手忙腳亂。國難問題是牽涉到多方面的，例如軍事，政治，外交，經濟，……等等，目前雖已有不少專家足以抵抗，但力量終還稍嫌薄弱，而未來的無數專家，則還正在「心得」中，未便妄參末議。這怎麼辦呢？有了——請名流出來。

名流，一稱聞人，當然是凡屬國人都應該聞名的人。其所以能有此地位者，無待說必有其特長之處。這特長是什麼？曰：「萬能也！」他們勝於專家，因為專家只專一門，而名流却是無所不專。他們好

像是一部百科全書，舉凡宇宙間的問題，不論中外古今，博士和學士們回答不出來的，你只要到他們那裏去一查，便立刻可以疑團頓釋，恍然大悟。其範圍約舉之如下：自然科學，教育，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外交，心理學，生理學等等。文學和藝術是不是也在內，不大清楚。但好像也在內的。去年我曾收到一封新時代的文學刊物的編者來信，大意說：「敝刊最近擬出一無名作家專號，擬請海內名流，發表意見……」。當時我覆了他一信說：「你找錯了人了，我並不是名流，因此無意見可發表。」（聽說專刊出版時，仍把我的信登上去了，笑話！）又近來上海報上登着創辦影片公司的廣告，發起人中有三分之一都是名流。據此，可知文學和藝術大約也都在名流文庫以內無疑。名流誠萬能哉！

近來國難日亟，一向博學的專家都忽然不知去向，因此論壇上顯

得異常的寂寞。幸而有名流們的點綴，纔多少証明了一點中國並非沒有人材。這功勞着實不算小，我們應該來捧一下——用口號體：

名流萬歲！

希望有一個諸葛亮

「空城計」中的諸葛先生聽見老軍們紛紛議論，心裏大不高興，於是搖搖鵝毛扇說：『國家事用不着爾等當心』！這口吻真不算小！幸而那時候，革命家尙未出世，所以老軍們非但不會暴動，也竟不會有什麼抗議，只覺得稍爲有點「心驚肉跳」而已。可是諸葛先生究竟不是吹牛，他說了大話，他也把責任担負了。司馬老爺終於沒有進城不是？

時至今日，時代是不同了。革命雖然尙未成功，命的確是已經革

過。並且，據說因爲革了命，民衆也已經抬起頭來，（雖然抬得並不高。）國家事似乎也可以與聞了。然而在這國難當頭的時候，民衆實在有點難做。你不作聲吧，你就可以在什麼紀念過的報告中，聽到偉人們的大聲疾呼：『民衆應該起來自救，不自救，中國就要亡了。』你作聲吧，你就又可以聽見偉人們的訓話：『你們要鎮靜，我們自然有辦法。』以下你如果還要胡說亂道，那就有點不妙——這個年頭兒說話不容易！

中國民衆實在是最喜歡鎮靜的，你看目前的氣象多太平！然而他們大概也希望有一個諸葛先生出來吧！

革命與巫婆

大概是記性不好吧！總之：我常常在懷疑，我們目前究竟是在一

個什麼樣的時代裏。每次看到或聽到「打倒帝國主義」或類乎這一種需要用大嗓子來叫喊的字樣時，便好像感到有點革命的空氣，這種空氣，往往濃厚得竟是出於「意表之外」，於是心裏清醒了一下，知道時代確已明顯地跑到革命的階段了。但清醒不了許久，隨即又漸漸入於糊塗的狀態中，覺得又有點不像是革過命的樣子。不，這話說得「反動」了，命是的確革過的，有烈士與傷兵爲證，不過沒有革完全。我不是統計家，沒有統計過究竟有多少地方已經革過命，推想起來，以中國疆域之大，而實際的革命家爲數似乎又不多，則一定有許多地方尚未革到，當無疑義。空言無憑，有事實證明。

十月九日本報（天津益世報）蔚縣通訊云：

『城內有馬悅者，其兒媳因墮胎，洩血過多，元氣虧損……漸成痼症，深以爲虞。遂延雷巫婆祈施仙術。巫婆至家，端坐病者之側，